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紅樓復夢
第二十七回 小郎君傷情抱病 老壽母歡喜含悲

說話夢玉正在跑去，迎面來了一個人問道：「大爺怎麼在這兒？各處找尋，這後院裡有個什麼逛頭兒？青天白日還要走出鬼來，什麼人也不敢進去。大爺怎麼這會兒想起到這兒來逛？」夢玉見是陸進，因說：「你不知道嗎？你妹妹搬在後院裡快要咽氣了，我是來瞧他的。誰高興跑到這後院裡來？」原來素蘭是陸進舅舅家的女兒，從小兒沒有父母，過繼與陸進的母親，所以是他的妹子。方才門上的將素蘭搬出來，陸進在敬本堂伺候，不及通知，因此他竟不知道。這會兒聽見夢玉說，他倒嚇了一跳，忙問道：「這會兒在那裡？」夢玉粗枝大葉說了幾句，說道：「有人問你，別說我到這兒來。這件事托你去辦，務要體面。我去了，咱們明日再說。」夢玉飛跑，仍走塌牆裡出去，穿出院子，正是各處客散之時，他就擠在客人裡面走出大門外，站在一邊送客。等著祝筠出來瞧見，對著家人們嚷道：「大爺在這兒送客，你們都不跟著伺候，倒往別處去混找！」家人們不敢言語，走了兩個過去，站在大爺身邊伺候。只見一陣一陣的客人散出去，夢玉恭而有禮的候著上轎上馬，直等著五處客人散盡，祝筠退了進去。夢玉同梅春等著送各位太太、奶奶、姑娘們的轎子都一溜兒抬出來，轎子裡點著安息香。那玻璃窗裡的太太、奶奶、姑娘們瞧見夢玉哥兒們，必要招呼說話，到了姑娘們更多說幾句。這一二百三十乘轎子直抬了半夜。

等轎子抬完之後，接著各家的奶子、姑娘嫂子、丫頭老媽們有三百多人，沒有一個不同夢玉好的，你拉著說說，我拉著謝謝，夢玉都要照應他們上轎。梅大爺實在乏的慌，先溜進去睡覺。

此時祝府大門口比接考的還要熱鬧，燈籠火把照耀如同白晝。

那些轎夫們笑道：「到家沒有一頓飯時，又得要來。」東方倒已發白，裡面請大爺。好容易等這些人上轎，他慢慢進來對著查本們笑道：「今兒的轎子想來有一二千乘還不止。」槐蔭笑道：「看著這麼多，其實沒有多少。今兒連裡外只有七百五十四乘轎子。每乘大轎給二百大錢，每乘小轎一百大錢，照著向例，增也增得有限。明兒早上，只怕還要多些呢。」查本道：

「哥兒進去歇歇兒，就要拜生日。等著打雜兒的收拾完結，我們擺設停當，就來請老爺、姑老爺、鬆大老爺們拜壽。」夢玉道：「總要等老太太起來才得呢。」槐蔭道：「剛才垂花門傳出話來說道：『老太太打個盹兒就起來，要到六如閣同致遠堂磕頭呢。』等著老太太兩處拜完，請到恩錫堂坐著，老爺領著眾人拜壽。拜過了壽，開三出大戲，老爺們舉觴敬爵。老太太進去之後到景福堂坐下，太太們領著垂花門以內的人也照著外邊一樣行禮敬酒。哥兒在裡面等著，又別跑到那裡去，一會兒叫人家找不著。」夢玉點頭道：「我知道，我不到那裡去。今兒還照著這幾處唱戲嗎？」查本道：「又添了幾處戲。老太太在如是園、富春閣聽戲。秋水堂也有戲，景福堂還照舊，外面的三處也照舊。又添了意園裡二米堂、綠雲堂兩處的戲。今兒一共八處唱戲。」正說著，只聽見有人叫道：「查大爺到垂花門去領綠雲堂、二米堂的大紅鋪墊。」查本答應，就跟著夢玉由茶廳一直進去。那些打雜的裡裡外外都彎著腰掃地，查大爺吩咐他們打掃乾淨，眾人都齊聲答應。各處的燈也有點著的，也有拔了去的。此時眾家人們辛苦一日，都去喝酒睡覺。那有家眷的都到各人院裡去。

夢玉同查本走到恩錫堂的院子，遇見陸進剛往西院裡出來，叫道：「查大爺，我有句話說。」夢玉也就趕忙站住，查本道：「說什麼。」陸進道：「同大爺商量，今兒將敬本堂的戲，挪到春暉堂去罷。像昨日接著崇善堂的戲，前後擠滿的是人，照應不過來。」查本道：「這很使得。就挪到春暉堂倒罷。」陸進道：「我還有一句話對大爺說，我們素蘭妹妹不在了！」查本驚道：「你倒不早對我說，趕著去辦才得呢。這樣的天氣，那兒耽擱得！」陸進道：「我剛才去，他再三囑咐不要領廣仁堂的館木，將自家的有二百幾十兩銀子交給我，替他辦口好些的棺木，餘外留下些做髮送。我想起宋老八他去年給他的媽辦了口好壽材，是六十兩銀，做好了，外面兒漆的光光的，就寄在咱們後門外的那個土地廟裡。我去見當家和尚，對他說明硬借他的使，等著宋老八回來，我照樣兒的辦還他。你說怪不怪，我轉來對他說，他聽了很歡喜，笑道：『也不枉我做過了人。』笑一笑就咽了氣。我趕著來叫我的去，又央及幾位哥哥、嫂子去，同著七手八腳的將他喜歡的那幾件衣服、首飾都替他穿上。咳！可憐手裡捻著一塊汗巾，上面還帶著血，抓住著再也拿不下來。我想是他放不下的東西，就叫他帶去罷。」

夢玉正在無限傷心，聽到這裡，不覺暈了過去，一跤栽倒在地，慌的查本、陸進趕忙扶住，幸而沒有跌傷那裡。查本趕忙取出平安散，吹了些到鼻子裡去。夢玉打了個噴嚏，慢慢轉了過來，嘴裡說道：「疼死我！」查本忙問道：「大爺那兒疼？」

「夢玉定一定說道：『想是受了熱，方才站在大門外聞了些汗氣，這會兒心裡就像刀紮似的疼。』」查本道：「本來大爺就不該在街上站這半天，那些汗味兒還聞得嗎？裡面在各處的找，大爺在街上聞汗味兒呢。」查本一面說著，一面同陸進扶著大爺進去。林玉問陸進道：「這會兒人了殮沒有？」陸進道：「早完結，我送他到土地廟裡停著，等過了老太太的大慶，還要給他念唸經，再揀日子出喪罷。」夢玉聽了點點頭。

三個人來到垂花門口，查大奶奶瞧見問道：「哥兒是怎麼？」查本道：「哥兒今兒辛苦，又受了熱，在大門外送客耽擱的工夫長遠，聞了些汗味兒，心裡不受用，覺著有些發疼。」

查大奶奶聽了，趕忙叫大金嫂子同杜嫂子扶著送大爺到屋裡去歇歇兒。

不言查本在垂花門收點鋪墊等項。且說夢玉來到自己屋裡，看見海珠們俱在洗臉擦身。金鳳忙問道：「大爺是怎麼？」夢玉道：「受點子熱，又在大門外送客聞了些汗味兒，一會兒心裡害起疼來。」海珠、掌珠同著金鳳們替他除冠子，脫去衣服靴襪，送他到炕上睡下，一面忙著調萬靈丹，又是香砂平胃散、香薷飲，又要叫人出去請葉老爺進來看脈，眾人就慌個使不得。夢玉在帳子裡說道：「罷呀，我不過受點子熱，又沒有什麼大病，驚天動地的叫人著急。一會兒鬧的老太太知道怪不好的。你們別混攪，等我安安靜靜歇一會兒，就要起來拜壽呢。」海珠道：「也罷。你且躺一會兒，瞧著好些呢，不用說；設或不好，再請葉老爺進來瞧瞧。」夢玉道：「很是。你們都去梳洗收拾罷。」於是，海珠們各人皆去收拾。

夢玉躺在炕上，心中甚為悲切，翻來覆去短歎長吁，總也不能睡著。翠翹、蝶板們不住的來瞧。這個將臉在他額角上貼貼看熱不熱，那個將手在他身上摸摸瞧身上燒不燒。接著又是海珠們你來瞧我來看，這炕面前沒有斷了人。夢玉也不知不覺的朦朧睡去。只見素蘭妝扮的體體面面，往外面走進來，手中拿著一塊汗巾，向著夢玉拜了兩拜道：「謝謝兄弟，一宵恩愛，刻骨難忘。」舉著這汗巾道：「這是我二十三年做人的名節，我帶了回去。兄弟，你是個多情的人，斷忘不了我的苦處。等著我來生再報你的大恩罷。」正在說話，只見一個後生跑來抓住夢玉道：「我是吳貴兒，你怎麼戲我的老婆？今日我要同你拼命！」素蘭過來，拉著那人往外就走。夢玉叫道：「姐姐，你往那裡去？我還要問你說話。」素蘭頭也不回，拉著那後生一直飛跑。夢玉一面趕著，一面大叫，不覺踩了個空，一跤跌倒，口中叫道：「哎呀！」海珠們聽見，嚇的一大堆都跑到炕面前齊叫道：「夢玉，你怎麼？」夢玉定一定神，看見他們都在面前，說道：「我不怎麼，剛才夢魘叫了一聲，這會兒倒覺好些，我要起來。」海珠們道：「你養養罷，咱們上去替你回老太太，告這一天假，明日再出去照應罷。」夢玉道：「這斷使不得。今兒是老太太正日，別說我沒有病，就是害著大病，也得起來照應才是。你們給我口兒茶喝，我起來洗了臉，就要出去伺候老太太到六如閣拈香呢。」翠翹們將兩邊帳子掛起，趕忙送上一杯香茶。

夢玉吃過茶定要起來，兩姐妹勸不住，只是讓他起來。眾人服侍著梳頭洗臉，吃丸藥，換了衣服，戴上束髮冠，脖子上帶著個八寶紫金圈，胸前墜著個羊脂白玉福壽雙全鎖。金鳳們擺上筷子，設了坐位，將煮的百合、蓮子、扁豆、薏米仁、芡實、杏酪鴨子粥，燕窩鴿蛋湯，每樣三碗；又是茯苓糕、雞豆糕、山藥糕、松子糕以及各樣精細茶食十五六碟擺了一桌。夢玉夫妻三個坐下隨意吃了一會，叫翠翹們也就著吃個點心，又將這些都分給嫂子、丫頭們吃。叫人上去打聽老太太起來沒有。

海珠們妝扮已畢，聽事的嫂們來說，老太太剛起來，兩邊太太都梳著頭呢。海珠道：「咱們到二姑娘那兒去瞧瞧，約了秋丫頭同二丫頭到媽媽屋裡請過安，再去伺候拈香。」夢玉道：

「很好，咱們就去。」夫妻三個帶幾個效力丫頭出了院門，甬道上的人也就紛紛不絕。此時東方大亮，各處燈裡都還點著，姨娘們的院門口出進推擠不開。三個人來到瓶花閣，進了院門，順著迴廊走過軒子，聽見修雲們笑聲不絕。三個人打起簾子進去，見他們都在屋裡大笑，海珠道：「有什麼好笑的事，分點兒我們笑笑。」修雲們聽見，趕忙叫丫頭掀起湘簾，三個人走到裡面。鞠太太、秋瑞、修雲都才收拾完結，見雙梅拿著香汗巾給秋瑞滿身在那裡亂打。夢玉們給鞠太太請安。修雲笑道：「你們不早些兒來，瞧師母同秋姐姐鬧了一身的喜蛛蛛兒，不知是那裡的。秋姐姐身上更多。」掌珠笑道：「師母同姐姐今兒有喜事。」鞠太太笑道：「我娘兒們有什麼喜事？托你們老太太的福氣，就是喜事。」夢玉道：「你們吃點心沒有？」修雲道：「收拾才完，鬧了半天的喜蛛蛛，任什麼兒也沒有吃。」海珠道：「快吃點兒東西，咱們去請過安，要伺候老太太拈香。」修雲趕忙命文來擺上點心，請鞠太太同秋瑞用過。鞠太太道：「我在這裡等著老太太拈完香再上去拜壽，秋瑞同著兄弟、妹妹們一堆兒去請安罷。」秋瑞答應，同著夢玉們來到怡安堂卷棚下。姨娘、姑娘們瞧見夢玉，俱過來說道：

「剛才知道你身上有些兒不好，不知是怎麼？咱們要一點兒空也沒有，不能夠來瞧你，大爺別惱。」夢玉笑道：「姨娘同姐姐們怎麼說這話？我又沒有什麼大病，不過受點子熱，忽然心坎兒上發疼，到屋裡躺了一會兒也就好了，倒叫姨娘、姐姐們惦記著。」海珠道：「咱們也不能夠給姨娘們幫個忙。」李姨娘笑道：「你們也就夠忙的，還有工夫來幫咱們呢。昨日很虧姨娘真能乾，他幾處的幫忙，一點兒也不亂，一絲兒也不錯。」

該發的發，該收的收。他一個人，直抵過十個人，怨不的老太太要歡喜他。」夢玉道：「他這會兒呢？」陶姨娘道：「他家有換衣服就來。等他幫過這幾天，咱們出公分子請他。」夢玉笑道：「也算上我一個。」蘭生笑道：「想來還少得了你嗎？」

「正在說笑，宜春出來，眾人忙問道：「太太收拾完了沒有？」宜春道：「早收拾完了。老爺同太太吃著點心呢，你們趁空兒上去請安罷。」夢玉道：「很是，咱們去罷。」秋瑞也同了進去。走至套間裡面，看見祝筠同桂夫人坐在大炕上吃點心，夢玉、海珠、掌珠、修雲都上去請安。桂夫人問夢玉道：「你昨日倒沒有辛苦著嗎？」海珠答道：「昨日兄弟受了點子熱，送完客去走到恩錫堂栽倒地下，說是暈了過去。」祝筠同桂夫人都吃了一驚，問道：「有誰跟著呢？」夢玉道：「有查本、陸進趕忙扶住，送到垂花門。」掌珠道：「槐家的叫人扶著到了屋裡，趕忙吃萬靈丹、香薷飲，叫他歇了一會兒也就好些。」

禍筠道：「本來你昨兒在大門外站了半夜，那股汗味兒還聞得嗎，你這會兒心口裡還疼不疼？」夢玉道：「這會兒不怎麼著。」祝筠道：「今兒又添了幾處的戲，別說你來不及，就叫我也不能夠四處的照應。只好托鬆大叔叔在忠恕堂陪客，你丈人同魁兄弟還照舊。園裡的兩處，托鄭大姑夫同江二姨夫他兩個代陪個客罷。你跟著我也只好回回禮，往往來來的照應照應就是。」夢玉連聲答應。

秋瑞過來見禮請安，祝筠同桂夫人忙下炕拉著笑道：「昨日叫姑娘很張羅，受乏的了不得，咱們也不把姑娘當作外人看待，等著忙過這幾天再謝罷。」秋瑞笑道：「姪女兒應該照應的，二叔叔同二嬸嬸怎麼說起謝字來？」桂夫人笑道：「姑娘，你過來。你領兒上是個什麼？」秋瑞走到面前，桂夫人一瞧，叫道：「哎喲！怎麼一個大喜蛛蛛在你領兒上呢！」秋瑞急的將手亂巴亂抖的，江蘋、雙慶、宜春、芍藥、春燕都走過來替秋瑞將喜蛛兒捉去。修雲笑道：「今兒秋姐姐鬧了一早的喜蛛兒，不知是那裡的，連師母身上也是的。」桂夫人笑道：

「鞠太太今兒有什麼大喜事？」正說著，自鳴鐘上剛交辰初，桂夫人道：「咱們裡面也添了兩處的戲，這幾個人也照應不過，等著鄭汝湘、江秋白兩個來了，幫著咱們秋瑞姪女兒照應。」秋瑞道：「嬸嬸說的很是。」夢玉辭了出來，讓姨娘、姑娘們上去請安回話。

海珠等五個人到介壽堂，先到西院裡見梅姑太太請過安，問魁兄弟昨日辛苦壞沒有。梅春道：「有什麼辛苦，倒是坐的很乏。」秋瑞笑道：「二叔叔今兒派你一個絕好的差使。」梅春忙問道：「是個什麼好差使？」秋瑞笑道：「派你照舊。」秋琴們都一齊大笑。海珠笑著問道：「媽媽同兄弟吃點心沒有？」秋琴道：「才吃過，正要到老太太屋裡，請過安要同去拈香呢。」說畢，領著他們出了院門，來到老太太上屋，丫頭們啟簾伺候。

眾人進去，見祝母正坐在外邊小榻子上，手中拿著個白玉碗吃參湯。旁邊站著五福、吉祥、長生、三多、賓來五個姑娘，都是滿頭珠翠，五件五樣顏色顧繡八團花廣紗單襖，一色的大紅滿繡廣紗裙。這邊站著陸進的媳婦，插著一頭黃亮亮的花兒簪兒，穿著銀紅紗襯衫，外置著鐵線青紗褂子，桃紅單紗裙，大紅高底兒滿幫花鞋，三十來歲的年紀；彎彎的眉兒水汪汪的眼兒，高高的鼻子小小的嘴兒，長長的臉兒嫩嫩的肉兒，笑嘻嘻的站在老太太旁邊。只聽見老太太說道：「這又何妨，你們何必瞞我呢？你想想，裡裡外外那怕針尖兒大的一點兒事，我都能夠知道，誰也瞞不了我。況且生死大數，他豈願意等著我的生日才死嗎？可憐這是閻王爺注定的，也不能夠隨他做主。」秋琴們過來請過安，問道：「老太太在這裡說什麼？」祝母道：

「我昨日晚過來睡覺的時候隱隱約約聽見一句，說是素蘭不在了。我很疑心這件事，私下裡打聽打聽，果然一絲兒不錯。」

都叫瞞著我不叫我知道，固然是他們的好處，恐我知道發煩。

這怕什麼，誰願意的嗎？況且他在我身邊多年，很勤謹出力，誰知這孩子沒有福氣。我這會兒叫陸進的媳婦來問，他還要瞞我，叫我著了急他才說出來。說料理的很妥當，是他各自各兒銀子辦的東西，將他送在後門外土地廟裡停著呢。也罷，等著過這幾天，替他念個經兒罷。」陸家的同站的姑娘們都齊聲說道：「這是老太太的恩典。」海珠道：「昨兒秋瑞姐姐管了夢玉半夜，生怕他去瞧。後來聽見老爺說，他在大門外送客呢，這才放了心。」秋琴笑道：「這些事我全不知道，倒是我的好姪女兒細心，管的很是。」祝母將秋瑞讓到面前，拉著他的手說道：「好姑娘，好女兒，你疼兄弟就是疼我，這才是做姐姐的道理。我也不將你作外人看待。」祝母一面說著，回過頭去對著春燕道：「將我的那兩副大珠子耳墜兒不拘取那一副來，給秋姑娘換了耳上的小墜子。」春燕答應，去不多會，取著一個紫檀盒子，遞在老太太面前。祝母接著掀開盒子，裡面有兩個小錦狀兒包著兩副大珠子的耳墜。先打開一副，祝母笑道：

「這副是我的陪嫁產，我做閨女的時候是我家老太爺看見便宜，只給他八百五十兩銀子買的。這一副可是買貴了。」對著梅秋琴道：「這還是我生你大哥哥，你爺爺同奶奶歡喜得了長孫，我聽說是一千三百兩銀子買的這對珠子給我，也同我的這一對是一般兒大。」說著，取自家的那一對親自替秋瑞換上，說道：「也願你像我奶奶罷。」秋瑞扶著老太太的腿跪下去，說道：「謝奶奶的賞。」老太太連忙扶他起來，說道：「好兒子，快起來，看髒了衣服。」祝母又將那一副珠子遞給梅秋琴道：「這一副給魁兒娶媳婦罷。」秋琴接著，也跪下謝賞，又叫魁兒過來磕頭。

祝母道：「你們都去瞧過三叔叔，再來同去拈香。」秋琴答應，領著同到承瑛堂。因三老爺這兩天辛苦，那病又有些沉重。眾人站在炕前慰問。一會，祝筠、桂夫人同來探問。夢玉們退出來，去伺候老太太拈香。剛到介壽堂，見老太太站在院裡，石夫人同姨娘、姑娘們背後站滿。差人知會桂夫人同姑太太趕忙伺候。出了院門轉到怡安堂，丫頭、媳婦們在甬道上一溜兒站著，景福堂中門大開，查大奶奶、槐大奶奶領著該班的嫂們齊整整的站在垂花門口。祝母走過景福堂，先到六如閣，常媽、安媽兩個跪下迎接。這六如閣是老太太供佛之所，院子裡有兩大棵白皮松樹並一帶竹林，山子魚池十分幽靜。閣前一副對子，左邊是：

不二法門立定腳跟皆自在，

右邊是：

大千世界掃盡心地即菩提。

閣裡面一塊大匾，四個金字是：「吉祥慈善」。老太太到裡面親手焚上沉檀，四個姑娘扶著，在大墊子上虔誠禮拜禱祝一番，

站起身來讓太太、奶奶、姑娘們挨次拜佛。

眾人拜完之後，跟著老太太又到致遠堂來。也是一個院子，樹木亭池，向南三大間神堂裡供奉著宗祖。上面一塊大匾是：「本支百世」四個大字。兩邊看柱上有副長句對子，左邊是：

忠孝家傳清廉節介守瑯■玉軸
克紹箕裘代代相承全不外詩書禮樂，
那右邊的是：

賢良世繼寬厚和平凜寶訓金箴

蒸嘗俎豆亭亭樹立總無非父子孫曾。■同六如閣一樣，也是點的燈燭輝煌。老太太焚了香，跪在下面獻爵獻饌，恭恭敬敬拜了八拜，禱祝一番，站起來讓太太們挨次行禮。眾人拜完之後，秋瑞過來要拜，桂夫人們辭住。祝母笑道：「我這姪孫女兒不是外人，就讓他拜拜罷。」秋瑞也拜了八拜。

眾人候著拜完，跟老太太走出院門，查、槐兩個老家人媳婦過來，請老太太到恩錫堂受禮。祝母笑道：「我依著他們出去，千急叫他們別拜。我出去見個面兒就算了。」說著，出了垂花門。鬆柱、鞠冷齋、祝筠、梅白、鄭岳、柏子圖、江澄、石寶光同一班至親老爺、太爺們都在垂花門外接著老太太，一直到恩錫堂去。桂夫人們俱在垂花門裡伺候，那些姑娘、嫂子們俱跟著出去。祝母來的恩錫堂，對眾位老爺們道：「現在只有鞠老爺是客，但與大小兒同年至好，我算世誼叨長，餘外的都是我的至親晚輩，自然是要給我拜生日的。但是我心甚是不安。與其叫我不安，倒不如依著我說，咱們娘兒們見過面就算了，何苦呢！又要叫我著急，彙回禮。」鞠冷齋道：「年伯母既是這樣吩咐，姪兒們不能不仰體年伯母的慈愛，竟請年伯母坐下，姪兒們攏共攏兒跪敬三杯，以盡小輩之心。」鄭岳同柏子圖道：「鞠大哥說的很是。」鬆柱道：「姑媽請坐罷，你老人家別要再謙了。」說畢，請老太太坐在中間的那張福壽盤雲榻上，鞠冷齋同著眾人在老太太面前一齊跪下。鞠冷齋、鄭岳、鬆柱三人執爵敬了三杯壽酒。祝母趕忙站著立飲，說道：「眾位老爺再要行禮，我就要惱了。」眾人見老太太慈愛諄諄，不敢拂老人家之意，只得候飲完三爵，都一齊站起。祝母心中甚是歡喜。祝筠同夢玉謝了眾人，祝母對祝筠、梅白道：「你們爺兒四個也在這兒敬我三杯酒，省得一會兒又累墜。」祝筠、梅白俱遵老太太吩咐，領著夢玉、魁兒俱在老太太膝前跪下，也敬了三爵。祝母坐著飲畢，祝筠們一齊拜了幾拜，站起身來。

各班子弟俱穿著彩衣上堂磕頭，立刻開戲。有百十個人上場，唱一出《壽山福海》。老爺們雁翅分開坐下，眾家人一齊送上果茶。老太太背後，一字兒站著姑娘、媳婦，都是粉裝玉琢，珠翠紗羅，花攢錦簇。那些至親的太太、奶奶、姑娘們，已陸續到了垂花門，桂夫人們接著，俱在垂花門內等著老太太。此刻垂花門口真是流霞散彩，香霧迷濛，十分熱鬧。祝筠同夢玉在春暉堂回謝合宅的拜壽。

祝母等著一齣戲唱完放過賞，趕著退了進來，吩咐大小家人都免行禮。來到垂花門口，眾位太太們迎著進去到景福堂。

祝母道：「咱們也照著外邊的例罷，再開一會兒客人來的多，我實在辛苦不起。」眾人道：「老太太既是這樣吩咐，咱們竟遵命罷。」於是，鞠太太為首，領著鄭太太、江太太們一班至親四十幾位也照著外邊敬酒，祝母立飲三杯。鄭汝湘、江秋白們三十幾位姑娘也照樣敬酒，接著梅秋琴又帶著魁兒拜壽敬酒，老太太很歡喜。娘兒兩個拜完之後，就是桂夫人領著海珠們兩個媳婦敬酒拜壽，祝母看著很樂，哈哈大笑。等著桂夫人婆媳站起身來，石夫人過來剛要跪下，祝母瞧著他只有一人，陡然想起一件心事，不覺一陣心酸，淚如雨下，趕忙止住道：

「你且站著。」不知老太太說出什麼話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